

特56

23

漢書評林

第十本

第二十五卷	郊祀志第五上
第二十六卷	郊祀志第五下
天文志第六	

東周國
宗廟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郊祀志第五上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芻及四夷莫不

修之。下至禽獸豺獮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孟春之月獮祭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是以

聖王爲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

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爲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

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

姓所出者。以爲宗。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神也。氏姓主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王祭之贊詞者。積土爲壇

平地爲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爲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職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于四墉。並非宗伯及大宗也。故

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

黃履翁曰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職原廟廢新之事宗廟迭毀之議毋題大簡乎茅坤曰漢書郊祀志較之史記所次武帝紀似據臣下前後典禮之議並有本末盧舜治曰太史公封禪書首敘舜類禮望祀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問不經之祠且歷敘秦皇漢武燕齊方士之說共爲一書班氏郊祀志郊時諸祠多出子方

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古曰：嘉生謂黍稷。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災禍不至。所求不賈。及少

昊之衰。九黎亂德。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者也。章昭曰：黎氏九人也。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古曰：放，依也。

音甫往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嘉生不降。禍災荐

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究其性命也。顛頊受之。廼命南正重司天。目屬神。命火

正黎司地。目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師古曰：屬委也。以其事委之也。使復舊常。亡

相侵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師古曰：共工氏

在太昊炎帝之間。無祿而王。故謂之弱。句龍曰：鈞。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

祠。師古曰：烈山氏炎帝。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轉而衡平。以玉為璣。衡謂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天象。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遂類

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亦一說

類以類祭也。上帝天也。繫精以祀謂之禋。六宗之義。說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師古曰：望謂在

秩次也。羣神丘。殿墳衍之屬。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揖合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之瑞玉。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

瑞。師古曰：四嶽諸牧。四方諸侯也。班布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師古曰：狩守也。諸侯

為天子守土。故巡行。岱宗

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師古曰：柴積柴而燔。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師古曰：后

諸侯。故謂之東后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

十。律六律也。度尺丈也。量斛斗也。衡斤

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簧。季夏則鼓

也。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

三帛二牲一死為贄。師古曰：三帛玄纁黃也。二牲羔雁也。一死雉也。贄者所執以為禮也。五月。巡狩至南

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

至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

師古曰：此以上皆舜典所載。禹遵之。後十二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

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其後燋鬪。神故龍去之。其後十三世湯伐桀。欲畧夏社。不可作

夏社。應劭曰：遵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為稷。欲遷句龍。德莫能

遷。廼畧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

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太戊臣。伊尹之子。

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因此作咸。又四篇。事見商書序。其篇亦

亡。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

隆按由是觀之三句結處書以下一段

隆按自周公起至有禁一段言周公制禮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各有當祀之神不可得而僭差也先伏此案為後淫祀張本

盧帝治曰此敘秦五帝之祠蓋秦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于五時名曰五帝云云與公祠白帝宜公祠青帝靈公祠黃帝猶然不一

耳而雒師古曰雒雒鳴音工豆反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

世帝乙媮神而震死後二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

嘗不肅祗後稍怠媮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治制禮作樂天子曰

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

神咸秩無文師古曰懷柔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處之也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師古曰疆境也大夫祭門戶井竈中

霤五祀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

後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維邑

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

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騂赤馬黑騂尾也羝牡羊也騂音留羝音丁奚反其後

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渭二水名汧音幸卜居之而吉文公夢

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李奇曰郿音學三輔關山阪關為衍音灼曰左馮翊郿縣之衍也師古曰今之郿州蓋取

名於此也文公問史敦師古曰秦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

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而雍豷故有吳陽武時雍

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隲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隲音於

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

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

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

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

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

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以

一牢祠之名曰陳寶臣瓊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

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雉也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

公立下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

於郿時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追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伐火金

南祭青帝後十三年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迺言夢見上帝

隆按其後十四年至祭白帝焉敘文公已畢却又云自未作郿時作一轉又引或曰至晚周亦郊焉作一轉終又以其語不經見二句結之曲折反覆無限含

令按東方史記作東南

盧帝治曰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自以為

主少帥之神其借甚矣然猶以

國于西也繼而諸時並與或由

夢蛇而為郿時或因獲石聞雉

而為陳寶或由雨金而為時

又繼而有青帝炎帝祠時陳寶祠皆混列于

郊至高帝又立

黑帝祠以備五時而祀天之禮數百年荒廢而不尋矣
王維楨曰此敘齊桓公封禪而管仲非之非之誠是也然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俱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爾

隆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與上桓公既伯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相顧又按西伐下合有大夏涉流沙五字當是傳寫之訛

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滅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

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慮義封泰山

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

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

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鈎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非禹所云。導

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陔。六年。伐鄭。圍新墟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澶。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匡。正也。一

匡天下。謂定襄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鄆上黍。北里禾。所以為盛。應劭曰。鄆音臘。蘇林曰。鄆上北里。實地名也。師古曰。盛。謂以豐饒。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服虔曰。茅有三脊也。張晏曰。謂三脊茅也。師古曰。藉。以藉地也。晉才夜反。東海致比目之魚。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鱈。音土

反。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鵠。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鸞。而管仲乃云。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

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即位。時

諸侯莫朝周。襄弘。廼明鬼神事。師古曰。襄弘。周大夫。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

至敬王時。晉人殺襄弘。李奇曰。周為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哀公三年。傳殺襄弘也。是時季氏專魯。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自秦宣公作密時。

令按不來史記作理首注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又吐甘反。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秦伯繆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

音丁甘反。為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力。列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曰。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王為霸。始皇為王也。章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載。謂從秦仲至孝公。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

三歲。自仲至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齊晉楚諸系。家皆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也。合

七十年。而伯王出焉。章昭曰。武王昭王曾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師古曰。七十當為十七。今史記書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九年。誅嫪毐。止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顯。而章氏乃合武王昭王為數。失之遠矣。儋見後七年。櫟

陽。兩金。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師古曰。畦時者。如種韭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後百二十歲。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

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秦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而秦丘也。郭璞云。宋有秦丘。蓋以丘名此地也。而

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

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

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蜃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蜃。大五六圍。長十餘丈。故其色尚黃。師古曰。螾音引。螾音樓。謂螾也。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鬯茂。師古曰。鬯與楊同。殷得

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

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日

六為名。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音上大呂。師古曰。大呂。陰律之始也。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尚法。

令也。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二年。東巡狩郡縣。祠騶驪山。頌功業。蘇林曰。騶。魯縣也。臣瓚曰。驪山在北。於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

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掃地

而祠。席用苴藉。應劭曰。藉。藁本也。去皮以為席。如淳曰。苴。讀如租。藉。讀如。芻。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苴。藉也。苴。字本作菹。假借用。言其

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

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

盧辯治曰。此以下叙秦始皇封禪之祠。

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漢書訛又曰。此改正朔張本。

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漢書訛又曰。此改正朔張本。

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漢書訛又曰。此改正朔張本。

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漢書訛又曰。此改正朔張本。

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漢書訛又曰。此改正朔張本。

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漢書訛又曰。此改正朔張本。

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漢書訛又曰。此改正朔張本。

隆接始皇東游海上行禮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美門之屬是網以下是目

頗采秦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臧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美門之屬應劭曰美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僊為仙字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呂來作之齊所以為齊曰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乘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師古曰下下謂最下也臨菑城南有天齊水五泉並出蓋謂此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師古曰名其祭處曰時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園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韋昭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師古曰罘音浮歷音直瑞反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最居齊東北陽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

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

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牲牢皆同而圭幣各異也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

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而齊人

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美門高最後皆燕人

為方僂道韋昭曰皆燕古人之名効為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形解銷化依於鬼神

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晉灼曰燕昭王築宮師之故作主運之篇也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

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

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瓌曰世人相傳爾去人不遠蓋嘗有

至者諸僂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

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

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必不能已也及秦始皇

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齋童男女入海求之

茅坤曰此求神仙張本隆接索隱云最後猶甚後也服虔說上有四人是也未詳

隆接然則怪迂二句收上文起下文

令按史記無下水字

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

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至

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

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二年游碣石考入海

方士。

師古曰考核其虛實也

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

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

師古曰幾讀曰冀

不得還到沙丘崩。

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

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

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存焉其秋

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

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

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

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

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

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

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

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

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

師古曰代代殊異故不可盡記

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

隆按史記于此用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句以應胃頭班氏既創胃頭則此句似不得力又接此以下收結前文

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

師古曰代代殊異故不可盡記

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

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嶠以東名山五大川祠

二。師古曰嶠即今之陝州二嶠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泂。

日淮。師古曰泂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泂凍。

凍。師古曰泂讀與返同返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返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冬塞禱祠。

其所祈也音其代反下同。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

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

南山連延西出。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其山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岳說者咸云岳即吳岳也今志有岳又有吳山則吳岳非一

山之名但未詳岳之所在耳徐廣云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岳山也岐

山即在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鴻冢釋在下岷山在瀘岷道。

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

沔祠漢中。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湫淵祠朝那。

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滋音將黎反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散可愛不容穢濁或龍污輒興雲雨土

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湫音子由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淵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

并天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者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維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爾要之非古義也

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

霸產豐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澇出鄠。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澇音勞。目

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及駟駒之屬。汧洛二淵鳴澤蒲

山嶽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音。章昭曰。音蘇計反。為小山川。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

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

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

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翳。而說者乃謂風伯笑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笑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

字或作逐。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

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章昭曰。毫音薄。湯所都也。臣

杜即京兆杜縣也。此毫非湯都也。不在濟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薄亭。斯近之矣。而雍管廟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

之右將軍。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右之。蓋謂此也。其在

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

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祠。禱。因泮凍。

劉奉世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斗。衍字。茅坤曰。秦之無文之祭多矣。似顯。

秋涸凍。冬饗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師古曰。中讀曰仲。謂四時之仲月。皆祠之。若陳

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騊。師古曰。騂純赤也。音先營反。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駒四匹。而

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駒。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師古曰。一駒亦四龍也。木寓車馬一駒。各如其帝

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

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齊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

狀若并擊。舉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通照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燧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

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矣。故以火為之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

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大祝常主以歲時

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

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災

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

殺者赤帝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及高祖禱豐粉榆社。鄭氏曰。粉榆。鄉名也。社在粉

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粉符云反。狗沛為沛公。則祀蚩尤。擊鼓旗。遂以十月至

隆按漢承秦後典禮廢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祀天地之禮不亦闕乎

盧舜治曰梁巫以下諸巫所掌者乃祀典神祇之祠非祖廟也所謂世祀天地綴之以祀者豈以諸祖配諸神而祠之耶不可得而詳也

霸上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

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

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

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

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下

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

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時。

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

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

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

也。炊謂秦巫祠杜主巫保族鬯之屬。師古曰。杜主即土所云五荆巫祠堂

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司命說九

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

王維嶺曰。高祖祀蚩尤以巫祠二世皇帝。皆所開雜祠也。丘澤曰。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配靈星也。

與德秀曰。文帝過則自歸。祠則衆共古帝王用心也。盧舜治曰。古者天子祭四望。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于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國廢而後舉之。俱非古義。隆按郊祀必于圓丘。方澤而漢不以其地。必以衰冕率百官而漢不以其躬必

方是。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旻天。中央鈞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

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其

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

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常以歲時祠

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

里社各自裁以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豐儉也。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

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

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

如故。明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

馬之飾皆具也。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

二。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

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師古曰。謂轉次之。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

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迺水德之

於冬夏至而漢
不以其時必以
祖宗配而漢不
以其人必以五
帝日月星辰從
祀其左右而漢
不以其列此班
史之志所以志
漢祀之非禮也
隆按買欲改
正朔服色尚黃
當時未之行茲
因黃龍見成紀
乃召公孫臣草
改歷服色事然
則臣之所議其
誼之曠歟
劉奉世曰予謂
三王之郊一茂
夏正于時據十
月為歲首故言
夏郊也
盧辯治曰此敘
文帝舉五帝之
祠
茅坤曰五帝且
瀆而况廟乎

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尙伏在地故內赤也。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內赤也。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成紀之縣也。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也。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讀曰冀。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墓深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蓋總言凡神明以東北為居西方為冢墓之所故立廟於渭陽者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各立門室也廟記云五帝廟在長安東北也。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蒲字或作滿言其水滿也。權火舉而

隆按周鼎亡在泗水中應前鼎淪沒于泗水彭城下

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採取之也。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御。後歲少不登數歲。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

隆按首提尤敬
鬼神之祀與望
天子封禪改正
度二句為武帝
時事綱領

隆按西都所謂
郊祀若雍五時
若甘泉太一皆
出于方士祈禱
之說而非古人
報本之意推武
帝以求仙成帝
以求嗣故三君
親郊爾

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亦正

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

為皆廢。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如淳曰：礪

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間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如淳曰：祠竈可以致福。李奇曰：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

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間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

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奇有所中。常從武安侯

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廼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

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廕。臣瓊曰：晏子書柏廕盛名也。師古曰：以柏木為廕室於臺之上。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器上所銘記。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

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廼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

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音才計

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

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

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師古曰：鍾音直。垂反。

隆按不知其何
所人與上及所
生長相顧數百
歲也與上匿其
年相顧
茅坤曰少君所
言固多幻而不
情而史記原文
特澹宕可以炫
千古
又曰武帝始以
封禪為不死

盧辯治曰此敘武帝舉五帝及星辰之祠又曰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說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行親祠矣然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以神為帝以祀神為郊而具天上帝會莫有奉而行之者此漢郊祀所以不足取也

今按令一本作今祝作立

隆接天一句地一句秦一句故曰三一史記舊本以一天句一地句一秦句者誤矣

洪邁曰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

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毫亦薄也，下所謂薄也。晉灼曰，齊陰博縣人也。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者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叶。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一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拔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驅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牧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師古曰，麋鹿屬也，形似麋，牛尾一角，音蒲交反。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祠，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瓌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屬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譽。師古曰，譽與遷同。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廼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及各目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廼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音扶晚反。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僊人，以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僊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

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齊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予觀史漢所紀事，幾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

除按為書當是偽書疑衍

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瓌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屬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譽。師古曰，譽與遷同。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廼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及各目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廼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音扶晚反。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僊人，以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僊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

可度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宮名，在京兆，地理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也。巫醫無所

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鬼下之，故為巫也。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

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

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謂善，已謂瘳也。大赦置壽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瓌曰：壽宮奉

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

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孟康曰：崇潔自除祓然後入也。師古曰：祓音發。勿反。因巫為主

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也。晉灼曰：神君所言行下於巫，師古曰：晉說是也。又置壽宮

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

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瑞以名年耳。

一元曰建。蘇林曰：建，元元年是。二元以長星日光。蘇林曰：以有長星之光，故曰元光元年。今郊得一角

獸曰符云。如淳曰：改元符元年。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

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祇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

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今陛下親

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

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

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師古曰：睢音維，解在武紀。如

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下

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鄭玄

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師古曰：尚方藥。而

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王死。它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

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以罪法相欲傾危也。中音竹仲反。康后聞文

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人。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

盧辯治曰：錢武帝星辰之祠。因病瘳而益信。神君太一之靈矣。

茅坤曰：漢武多英風。然亦貪而易動。故數惑于方士如此。

盧辯治曰：此敘武帝學后土之祠。

隆接史記無公孫滂洋一節。

隆接漢尋太山伏封禪案。

隆接大闕武帝所深好者而欺之故其言易動

隆接惡敢言方曰能修其方曰使驗小方俱與上悔其方不盡句相應又按郊祀志云樂大闕基史記武帝故事云大嘗于殿前樹務數百枚大令務自相擊播播竟

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願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廼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廼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誥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隄繇不息。師古曰。臯。水瀉地。廣平曰陸。言水汎溢自臯及陸。而築作隄防。徭役甚多。不暇休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孟康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漸於般。

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旅者是也。

隆接自言有禁方。與上求見言方。相應能神。仙與上仙人可致相應。

韻會云。爬。或作把。通作把。爬。擡也。

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太子之姊也。孟說非也。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

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韋昭曰。大主武帝。始。寶太后之女也。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神僊飛翔之意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師古曰。道。讀曰導。

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擊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師古曰。搃。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搃音尼。其夏六月。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名。為民祠。魏。魏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陰。本魏地之墳。故云魏。魏也。營。謂祠之兆域也。見地如鉤。

狀。搃視得鼎。師古曰。搃。謂手把土也。音蒲。溝。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木。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章昭

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下美陽鼎亦同也。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

驗問巫得鼎無姦詐。廼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

甘泉，將薦之於天。師古曰，上音時掌反。至中山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為異也。師古曰，中讀曰仲。即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茲中。山亦同也。

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

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問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

百姓育穀。今年豐。林未報。鼎曷為出哉？師古曰，林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獲三年豐而未報。獲也。一曰，雖所穀而未獲三年豐之報也。其下張敞引。此詔文云，穀雖未報，曠者少也。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師古曰，泰帝者，即秦吳伏羲氏也。

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

九牧之金。師古曰，九牧九州之牧也。鑄九鼎象九州。皆嘗賜亨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也。師古曰，賜亨一也。賜亨養而祀也。韓詩采蘋曰，示以賜之。唯錡及釜，亨音普庚反。其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以象

三德。如淳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三正之德。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事見周書洪範。饗承天祐。夏德衰

鼎遷於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

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爾鼎及鼐，不吳不

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衣之詩也。基門塾之基也。鼎絕大者謂之鼐，圓身上謂之

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潤

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符謂鹿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蓋發語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為符瑞也。路弓乘矢，集獲壇下。李奇曰，宜言盧弓。章昭曰，路大也。壇下獲弓。四矢曰乘。師古曰，章說是也。又於

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見鼎

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

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廼遣望氣佐，候

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音時掌反。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

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

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

鬼臾區。師古曰，鬼臾區黃帝臣也。魏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臾區，更容聲相近，蓋一也。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

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

隆接黃白雲與上黃雲相應若獸為符與上鹿過相應

盧辯治曰或言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乃拜卿為郎以侯神何其崇也至於因巫為主八關飲食所欲

言行下又何其
狠也武帝信方
士故陷演無主
爾

茅坤曰不特幻
而詐且蜂起矣

茅坤曰其言幻
然亦澹宕可動
主上

策。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瓚曰日月後率二十歲復朔日冬至凡二十推三

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師古曰所忠人姓
名也解在食貨志所忠視

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

之上大說廼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

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

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

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

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
黃帝時

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
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國語所謂云汪芒氏之君

守封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

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

百姓非其道廼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

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
雍有鴻冢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僊
之處也師古曰谷

口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爲縣今呼之治谷是
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爲寒門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
蒲阪荆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頰下
垂肉也顧其毛也

音人
古反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去餘小臣不得

上廼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

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

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

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

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
陔三重壇也音該五帝壇環居其下

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
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

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鼈牛以爲俎豆牢具。李奇曰音狸師古曰
西南夷長尾鼈之牛

音茅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
日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

爲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膾字與餽同謂
聯續而祭也音竹芮反已祠胙餘皆燎之

茅坤曰千年來
好異之士時時
侈心焉

王維楨曰武帝
以巫蠱之妄殺
皇后殺太子已
如脫屣矣奚待
得如黃帝哉

盧舜治曰此敘武帝舉日月之祠漢氏不拜日于東郊而旦夕常于殿下東西月日月似家人禮非事天神之道

劉敞曰則揖當屬上句

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屍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

服虔曰水玄酒酒與酒也晉灼曰此言合

牲物而燎之也師古曰言以白鹿內牛中以屍內鹿中又以水及酒合內鹿中

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屍特。

師古曰若牛若羊若屍止一牲

也。秦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

朔旦冬至。昃爽。

師古曰昃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昃音忽

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

月。

師古曰以朝旦拜日為朝下朝音丈昭反

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

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

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

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

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嘉牲薦饗。

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

三千斤也。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

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

師古曰明著美光及黃氣之祥應

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

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為泰一。鎗旗。

李奇曰牡荆作

隆按為伐南越與上黃帝且戰且學仙句相應盧舜治曰此敘武帝因伐南越禱泰一命曰靈旗其不惜一至

于此此江充巫蠱所由起爾

一鎗旗也師古曰李晉二說也是也

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

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

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雋。

師古曰雋應當也。不雋無驗也

上迺誅五利。其冬

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

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

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迺

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既

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

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

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禁不止。

師古曰泰帝亦謂秦吳也

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

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

于此此江充巫蠱所由起爾

隆接此以下敘武帝封禪之事

茅坤曰稍上即無風雨伏乾風案

盧舜治曰武帝東幸緱氏禮登

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家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師古曰：且猶將也。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之。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廼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八皇，九首，章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師古曰：章說是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禪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師古曰：徐偃，博士姓也。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師古曰：周霸亦人姓者。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廼東幸緱氏，禮登中嶽。

中嶽以舉山川之祠

隆接以萬數下史記有然無驗者句恐不可少

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廼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師古曰：密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密高奉邑。奉音扶用反。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泰山。如淳曰：言易上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車道百里。泰山草木未生，廼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廼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也。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與方士傳車。師古曰：傳音張懸反。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隨問隙而行也。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緡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

隆按其夜若有光應上是夜有美光句白雲出封中應上太一雲陽句

茅坤曰星字異之大者也而王朔指星相附會為報德君侈而臣諂矣

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山下陟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為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廼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廼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師古曰。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

盧辯治曰。此又叙武帝南郊之祠。

盧辯治曰。武帝祠公孫卿所誑所謂雜祠。

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師古曰。昭明。衍。大休美也。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廼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如渚。故禱萬里沙以為名也。過祠泰山。臣瓌曰。即今之泰山也。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上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郊祀志第五下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而

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

耗。廼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師古曰：天帝之神及百鬼。而

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風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

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師古曰：緱氏，遠遽也。置脯棗

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館

及桂館二名也。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

廼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

盧舜治曰：武帝祠勇之所，誑亦所謂雜祠也。令按史記俗下有信字。

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若有

光云。廼下詔赦天下。師古曰。為塞河及通天。蓋而有神光之應。故赦天下也。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士令乾也。上廼下詔。天

旱意。乾封乎。鄭氏曰。言適新封則致。旱。天欲乾我所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

雍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西河歸。幸河東。祠

后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灣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師古曰。瀟。廬江縣。天柱山在焉。武帝以天柱山為南嶽。瀟音潛。浮江自潯陽出。縱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

北至琅邪並海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

山東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阻阨不顯敞。上欲治明堂。奉高

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

公玉丹。此蓋其裔族。而說者讀公玉為宿。非也。單姓玉者。後漢司徒玉况自音宿耳。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師古曰。復讀曰復。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

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

王維楨曰。初天子封泰山一段。倒敘法。

也。出琅邪朱虛。作明堂於汶水之上。也。帶圖。公玉帶所上明堂圖。汶音問。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

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

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燎堂下。而上。師古曰。祭古燎字。

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

帝所。師古曰。與赤帝同處。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畤。

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

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

皇帝敬拜泰一。師古曰。自此以上贊祝者辭。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

驗。然益遣幾遇之。師古曰。幾讀曰冀。言更遣人求之。冀必遇也。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

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山名也。祠后土。臨勃海。將呂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

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傳人庭也。幾讀曰冀。上還。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

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師古曰。就成也。造臺適成。經十二日。即遇火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

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

劉敞曰。按王莽奏事文帝祠泰一。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劉敞曰。而上字屬下句。

王維楨曰。公孫卿闕帝所最信者。黃帝故勳以黃帝取証。較顯甚矣。

丘潯曰帝為臺以求神仙而一旦蕩然于烈焔之中其仙之不可見帝尚不覺悟而又為宮室以厭勝之帝非獨不燭理蓋亦不畏天矣

令按木欄也下
一本有其形或
四角或八角八
字謂此樓也下
幹或作幹其義
並同八字

作諸侯邸勇之廼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師古曰度並音大各反其東則鳳闕

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其闕圖上有銅風風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

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臺一音子廉反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

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龜長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龜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

門大鳥之屬師古曰立大鳥象也立神明臺并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師古曰

曰漢宮闕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恆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并幹俱高五十丈也并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并幹之形也并幹者井上木欄也張衡西京賦云并幹臺而百層即謂此樓也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以五字

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應劭曰丁夫人

其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其後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

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

馬代獨行過親祠廼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

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以候神人於執期鄭氏曰地名也名曰迎年師古曰迎年若云新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師古曰言明其得延年也上親禮祠上犢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

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韋昭曰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也臣瓌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界中有小泰山是

禪凡山師古曰凡山在朱虛縣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

泰山卑小不稱其聲廼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

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

下陟南方師古曰下基之南面方士言僊人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

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

矣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

事八神延年師古曰解並在武紀延年即上所謂迎年者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

者云師古曰如有神人景象嚮祠坐而拜上也事具在武紀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

陸倕爲解下史
記有天子益意
二句後見武帝
有反復之幾云

慮舜治曰此又
敘宣帝歷武帝
所巡狩之國皆
立廟以其祠出
于宗廟之外故
列于郊祀志云

大海是歲雍縣無雲如雷者三。師古曰：雷古雷字，空有雷聲也。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棧陽宮南。師古曰：棧音城。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鷲有司以爲美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曰：大人之迹爲解。師古曰：言見大人之跡以自解說也。天子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縻繫聯之意。馬絡頭曰羈也。牛鞞曰縻。幾遇其眞。師古曰：幾讀曰冀。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李奇曰：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卽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卽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曰：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

慮舜治曰宣帝
兩幸河東祠后
土又復舉山川
之祠

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廼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廼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爲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師古曰：言每歲常祠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瀟山於瀟。師古曰：瀟與潛同。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師古曰：上曲陽常山郡之縣。河於臨晉。師古曰：馮翊之縣也。臨河西岸。江於江都。師古曰：廣陵之縣也。淮於平氏。師古曰：南陽之縣也。濟於臨邑界中。師古曰：東郡之縣也。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二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

陸倕敘宣帝南
郡獲白虎以至

使持節而求之
凡數十種皆不
經之祠惟立歲
星一祠稍近正
爾

王維楨曰以武
帝之事神而終
亡則則宣帝可
以繼矣王褒之
遺也笑為
令按忘一本作
忘

為立祠。又曰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

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卽古曰卽墨下密皆歷東之縣也。祠天封

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

南斗祠於長安城角。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卽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

鼓於臨胸。卽古曰臨胸齊郡縣也胸音幼地理志蓬山作蓬山也。之罘山於睡。成山於不夜。萊山於

黃。應劭曰歷音甄晉灼曰歷不夜黃縣音屬東萊卽古曰歷音丈瑤反。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

邪。蚩尤於壽良。卽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

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卽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

音除。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卽古曰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可醮祭而致於

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

苑祕之方。卽古曰洪大也苑祕者言祕術之苑固也。令尙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

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忌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

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尙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卽古曰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

古文。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豳。卽古曰豳今武公故城是。公劉發迹於豳。卽古曰今豳州是也。大王建國於邽梁。卽古曰梁山在豳之西非夏陽之梁也邽也邽古岐字。文武興於鄆鎬。卽古曰鄆今長安城西豐水上也鎬在昆明池北。由此言之。則邽

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邽

東。中有刻書曰。後命尸臣官此柎邑。卽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柎邑卽豳地是也柎音荷。賜爾旂

鸞。黼黻珻戈。卽古曰交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黻冕服也珻戈刻鏤之戈也珻與凋同。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

揚天子不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卽古曰尋其文述。竊以傳記言之。此

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

昔寶鼎之出於汾。惟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

姓蒙豐年。今穀暵未報。卽古曰暵少意也言穀稼尙少未獲豐年也暵音苦篋反。鼎焉為出哉。博問耆

老。意舊臧與。服虔曰言鼎豈舊臧於此地。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臠上。非舊臧處。

漢書卷之二十五

郊廟志五下

五

隆按不宜薦見于宗廟與上宜薦見宗廟句相應

王維慎曰四用後問歲敘事緊嚴盧舜治曰此敘元帝幸南郊之祠帝凡五奉郊

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師古曰款刻也識記也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於祈壇師古曰祈禱馮翊之縣也殿音丁活反又丁外反祈音况矩反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廼下詔赦天下後問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廼作鳳皇殿呂蒼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鳳明年幸雍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問歲改元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虜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師古曰虜神獸名也照鐘之木刻飾為之因名曰時以為美祥後問歲正月上郊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問歲改元為黃龍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

隆按章立成傳具載立成置所議祀典合入于此

隆按匡衡定南郊及毀不應禮之祠祀禮亦稍正矣然終不能建讀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于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惜哉

也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立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立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立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師古曰衡匡衡譚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師古曰祭地曰瘞瘞故云瘞地也即就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師古曰難保養也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

令按將一本作
堪可從

豐部成王郊於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蕪於太折。祭地也。韋昭曰。太折謂為壇於昭晰地也。師古曰。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鄧展曰。除地為營。將有形兆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師古曰。忽與聰同。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

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執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不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詩曰。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天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廼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角也。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二。女樂卽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

柴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娛地祇。

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鐘。黃鐘陽聲之首也。雲門黃帝樂也。大簇陽聲次二者也。咸池堯樂也。

用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

師古曰陶瓦器。匏瓠也。稽音莢。

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

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

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酈密上下時。

晉灼曰秦文公宣公所立時也。

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

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

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

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

師古曰謂高祖之初禮儀未定。

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

囚徒。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厨官縣官給祠郡國侯

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

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

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

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

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秦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

秦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

參山。蓬山之罌。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

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

皆歸家。

師古曰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

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

絕種祠。

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

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

凌約言曰向以人事永以天運此二子論疏之別。揚時曰人情狂于禍福而易動鬼神隱于無形。

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經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于習見况餘人乎

王維楨曰連用五來字極古朴

此三神禮敬救備。師古曰、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雊。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碎音普萌反。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師古曰、上。下謂天地。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師古曰、職。

曰、職主也。各遇主於此也。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師古曰、皇。太后自謂。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這興輕舉。如淳曰、道遠也。興舉也。師古曰、遙。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師古曰、遐亦遠也。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閻闔天門。耕耘五

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水。

與德秀曰。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使武帝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善乎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必轍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明。

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陳仁子曰谷永學術不至與劉向異而其言神仙虛誕則向所不及劉向心術不可與谷永同而其言權變專擅則永所不及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度量相去若此哉
胡積宗曰永發端數語知道之格言如其不黨王氏則劉向不及也

九一投之水上水即消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師古曰渾濫甚也音女教反
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神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繁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學使家丞上印授隨宗學仙免官轅音遠夫

劉奉世曰此語有害而理未通疑誤以三五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之時也尋上文可見

盧舜治曰此叙成帝復行幸甘泉郊杜鄴之疏欲罷甘泉河東

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五謂五帝也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

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日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

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

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

有常處齋禋有常用師古曰齋古燎字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

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師古曰助大

路所歷黎元不知師古曰大略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今甘泉河東天地

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

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毆失道

與師古曰毆與驅字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章昭曰奉引前導引車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

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師古曰述謂觀其事迹也。不荅不饗。何以甚此。師古曰不荅不饗。天意不饗不為天所饗也。詩

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

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

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喜。懼未有皇孫。故

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

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

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

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

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

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

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

盧舜治曰成帝廣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揚雄待詔還奏甘泉賦以風屏玉女卻慮妃云云者

盧舜治曰哀帝三萬七千祠皆所謂雜祠也

陸倕平帝後南比郊罷汾陰甘

泉祠莽議是矣然後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祀則崇陰教以備元后者歟

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

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

正月上辛郊。師古曰。據卜郊之日。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備五帝。未

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

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

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

帝。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荅也。於是元鼎四

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

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

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

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

二年。呂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師古曰。墜。古地字。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六律合陽聲者。六鍾以六律。六鍾之均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雲。門。鳳。龜。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大合樂者。備作之也。先妣姜嫄也。先祖先王先公也。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地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二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祠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呂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

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

師古曰。謂牛角如繭。及粟者。牛之小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呂事天墜。絲是

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黍瘞蕪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

天用牲左及黍稷。燔黍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

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

萬福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此天墜合祀。呂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至

於墜上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師古曰。此亦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天神之樂。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天墜有

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

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呂高帝高后配。

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

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

隆按王莽奏祠六宗是矣然所謂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則日月雷風皆祠而不及山澤何歟

盧舜治曰此敘王莽奏復舉兆五帝于四郊云

皆曰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謂冬夏日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視常務。

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曰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

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

墜之祠五徙焉。後莽又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

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

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

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誨。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

既成萬物也。師古曰。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逮及。詳

亂也。既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

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

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露

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

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義和歌等八

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

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

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曰類聚。物以羣分。分羣

神。曰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

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

句芒時。及靄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

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

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

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

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

稷者百穀之主。所曰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曰生活也。王者莫不

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絜之時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太社也。

劉敞曰。北奏兆字衍。隆按四郊之下。俱有兆字。恐非衍文。盧舜治曰。此莽奏立官稷。所以補漢祠之未備也。

又曰。曰御田祖。曰祈甘雨。

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禮記曰。唯言設樂以御祭於神。為求甘雨也。

祭宗廟社稷。為越縉而行事。

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縉。當祭天地五祀。則越縉而行事。不以私輿。廢公祀。師古曰。縉。引車索也。音弗。

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

臣瓌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

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

遂於官社後立官稷。曰夏禹配食官

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

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

徐州牧歲貢五色土

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興神僊事。曰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

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

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也。

又種五梁禾於

殿中。

師古曰。五色禾也。谷水所潤。耕耘五德也。

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鸞鶴。醜毒。冒犀玉二十

餘物。漬種。

師古曰。鸞。古鸞字。醜。古醜字。謂鸞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冒。音莫。內反。

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

穀僊之術也。曰樂為黃門郎。令王之。莽遂畜鬼神淫祀。

師古曰。畜。古崇字。

其末年。自天地六宗。曰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

三千餘種。後不能備。廼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數下詔。自曰當僊

語在其傳。

隆。按至其末年一段總敘以結之。盛。舜治曰。葬所祠于七百所。亦皆所謂雜祠也。隆。按。實詞直敘。歸結在順時宜。

三字該盡漢家郊祀之制。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廼正朔

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曰夏郊。而張倉據水

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

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

李奇曰。公孫臣賈誼。

服色數度。遂順黃

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

服虔曰。傳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常以金木水火相勝之法。若火滅金。便以火代金。

秦在

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曰。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

受木德。其後曰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

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

統矣。

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

昔共工氏曰水德。間于木火。

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

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下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六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天文志第六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

亡。虛實闊陔。

孟康曰：伏見早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謂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半星實則四多，虛則開出之屬也。闊陔，若三台

星相去遠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

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為妖星也。犯，七寸以內光

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月相陵不見者則所蝕也。章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為歷，突掩為陵。星相擊為鬪也。

彗孛飛流日月

薄食。

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以彗飛流，謂飛星流星也。孟康曰：飛，絕迹而去也。薄，光迹相連也。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章昭曰：氣往近之為薄。虧毀曰食。

暈適背穴。抱珥蜃蛻。

孟康曰：皆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鑄，其形如

黃履翁曰：遷所謂天官而固更曰天文。夫兩曜之運行，群星之錯布，此非關于漢之一代者而固編于國史。果奚益乎？劉知幾曰：兩曜白星麗于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必欲刊之國史。施于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何歟？茅坤曰：當與史配天官書參看。

始詳星占之法
隆按政失則變
見此一志主意

隆按此後俱本
史記天官書
盧舜治曰詳考
紫宮垣十五星
其西番七東番
八也班氏遺三
星矣至于陰德
天槍之屬似不
必載
又曰北斗七星
魁四星為璇璣
杓三星為玉衡

背有氣刺曰為
鏞鏞扶傷也

迅雷風祲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

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

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

之符也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

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

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銳若見若不見曰陰

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棊蘇林曰音格打之格

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

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杓杓曰衡斗之

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夜半

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平日建者魁魁海岱

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魁第一星法為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方斗為帝車運于

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盧舜治曰文昌
宮以下諸星所
敘疎而漏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杓杓曰似筐故曰戴筐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

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

人牢名曰天理也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三能色空君臣和

不空為乖戾柄輔星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蘇林曰斥遠也杓

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杓杓曰提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一外為盾

天蠶杓杓曰外遠北斗也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

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棊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

東宮蒼龍旁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

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矜矜北一星曰牽杓

曰牽古轉字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眾者實其

中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

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杓杓曰如鼎足之句曲也攝提者直斗杓所

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宗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

王奕曰朱鳥其以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鶴首鶴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鸞赤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鸞紫鳳謂之鸞蓋鳳生于丹穴鸞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焉考之月令夏其蟲羽風羽之長故南方之宿為朱鳥與沈氏以朱鳥為丹鶴豈知四獸皆蟲之長也鸞之微何須

氏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

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也衡太微三光之廷筐衛十二星藩臣

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

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鳥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

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

之中坐成形晉灼曰中坐犯帝坐也成形禍福之形見皆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

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龍前大星女主

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火入

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為敗東井西曲星曰戌北北河南

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輿鬼鬼祠事申白者為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

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潢

五帝車傷成成晉灼曰賊傷之也先成形於成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誅成

質晉灼曰災感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諫柳為鳥喙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宮主急事張喙

為厨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

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

天庫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

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豨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

層積如淳曰芻藿積為層也昂曰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

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昂畢間為

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象坤維河山已北國也陽河山已南國也參為白虎三星直者

是為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稱衡也下有二星銳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下大小邪

列無說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二星隅置曰觜觿為虎

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葉生為葆晉灼曰禾野生曰旅今之饑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軍衆也言佐參伐斬艾除凶也其南

有四星曰天厠天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

句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存。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晉灼曰。比地。近地也。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

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宋均曰。危。上一星高。旁兩星下。似蓋屋也。虛為哭泣之事。宋均曰。蓋屋之下中。

無人。但空虛似平。殞宮。故主哭泣也。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宋均曰。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際會之間。恒多姦邪。故設羽林天軍。

軍西為壘。或曰戍。旁一大星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稀。

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入軍憂。水水患。木土軍

吉。孟康曰。木星土星入北落。軍則吉也。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營室為清廟。曰離宮。

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旁有

八星。絕漢曰天橫。天橫旁江星。江星動。以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

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

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星。右右將。婺女其北

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劉敞曰。左左星。星蓋將字。一本作將。

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有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十八宿。三十四宿。三十二宿。而用天。曰東方。春木。於人

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

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為贏。退舍為縮。贏其國有兵不

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

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

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祇見其舍也。歲星贏而東南。孟康曰。五星東

行。天西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

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彗。本類星。

末類彗。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棊。本

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孟康曰。歲星當伏西方。行遲早沒。變為妖星也。石氏見機雲如牛。章

曰。機音參。差之參。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

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機。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見

機。倍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為旱

凶饑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迺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

隆按以下與史記有異同。盧辯曰。歲星者東方之精。蒼帝之子。主歲。故曰歲星。赤黃而沉。其野大穰。茅坤曰。符堅伐晉。大史曰。歲星在吳。已而秦兵大敗。而晉有功。

宋祁曰三年常作五年

盧祥治曰災感火星性烈而非常五星之變俱足以致殃而災或為甚宋祁曰亡國疑作亡國

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祇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熒惑。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

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行一舍二舍。為不祥。居之三月。國有

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九月地大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

熒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還至者

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

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

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迺為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

以戰不勝。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為

丈夫喪。北為女子喪。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

所在。

太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或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曰

退以候兵。茅坤曰。較天宮。太白。說漢書。特詳。

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

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為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

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為縮。侯王有憂。用兵退

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為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

亡國。一曰。天下。戛兵。櫛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

而入。天下。戛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

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

出。其國昌。出東為東方。入為北方。出西為西方。入為南方。所居久

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曰。疾過也。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晉灼曰。上言出而易言疾過是也。入七日復出。將軍

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

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為。爽而伏。晉灼曰。爽。退也。不進而伏。伏不見也。其下國有軍。其衆

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迺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師雖

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

行中國敗。一日出蚤為月食。晚為天祚及彗星將發于亡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也。上而疾。未

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晉灼曰。三分天過其。一此戌酉之間也。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

王。孟康曰。謂日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出東當伏。伏西。過午為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是為亂紀。人

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疆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

高。用兵深吉。淺凶。埤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

吉。疾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

進退左右吉。靜凶。圍以靜。用兵靜吉。趨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

太白吉。反之凶。赤角戰。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

白。軍憂。離之軍。舒。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當其

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伐之氣。戰鬪之象也。與太白俱出

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

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

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為客。辰星出。太白為主人。辰星與太白不

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大白

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

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正。其上

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名破軍。辰星繞環太

白。若鬪。大戰客勝。主人吏死。辰星過太白。間可械劔。小戰客勝。蘇林

曰。械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劔也。居太白前。旬三日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

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直

之辰。其國為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

害者敗。晉灼曰。鄭色黃。而赤者小敗。宋色黃。而赤黑小。敗。楚色赤黑。小敗。燕色黑黃。小敗。皆大角勝也。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

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晉灼曰。有色。勝得位也。行勝色。晉灼曰。太

白行得度。勝。有色也。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傳得字作德。

辰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九十一月曰北

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句而入。辰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

主刑法之得失
茅坤曰天官辰
星說特詳于漢
書

盧辯治曰填星
乃福德星也與
本無異
茅坤曰與天官
填星說亦多異
而指次特詳

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為月食。晚為彗星及天祲。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與它星遇而鬪。天下大亂。晉灼曰。天星。彗。李之屬也。一曰五星。出於房心間地動。

填星。晉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也。日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

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廼為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為失填。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為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感。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為內亂。與辰合。則為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

則為饑為旱。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

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熒

惑與太白合。則為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為憂主孽卿。與辰

合。則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填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

合。則為疾。為內兵。辰與太白合。則為變謀。為兵憂。凡歲熒惑填太

白四星。與辰鬪。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為涿。

晉灼曰。火入水。故曰涿也。與金合。為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合

則國饑。與水合。為雍沮。師古曰。沮音沮。涇之沮。水性雍。而潛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填也。不可舉事。用兵。木

與金合。鬪。國有內亂。同舍為合。相陵為鬪。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

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章昭曰。必有禍也。凡月食五星。其國

皆亡。李奇曰。謂其分野之國。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疆國以戰。辰以女

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

熒惑以禮。從填以重。章昭曰。謂以威重得。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

茅坤曰此可見星之守祥尤本乎德以為禍福

茅坤曰又總次五星

陸按此論星占

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晉灼曰：有兵喪故。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晉灼曰：湯猶湯也。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晉灼曰：宗祖廟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圓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為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匱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先行，則年穀豐昌。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旬星信，則地動。孟康曰：散在尾北，卒昭曰：信音申。有星

陸按此論分野
茅坤曰漢書分野說較天官書詳甚

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不即有喪，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極後有四星，名曰旬星，斗柄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孟康曰：謂不復行列而聚也。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晉灼曰：柱音注，解之注。

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戌西北，積水在北，戌東北。角亢氏沅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觶，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甲乙，海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之。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衡，燕齊之疆，候辰星，占虛危，宋鄭之疆，候歲星，占房心，晉之疆，亦候辰星。

占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是以秦晉好用兵孟康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自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趨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凡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

隆按此敘太歲司月令盧舜治曰攝提格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曰單闕言陽氣既起陰氣盡止也曰執徐言伏螽者皆散出也曰大荒落言物備盛夫大落落然也曰收言物盛壯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監惠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歷在營室東壁在卯曰單闕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虛危甘氏在虛危失次杓有水災太初在奎婁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失次杓早早晚

也曰協洽言陰欲化物而和洽也曰涪灘言物皆大修其精氣也曰作謫言物皆墜落也曰掩

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昂

也曰大淵獻言物終于亥大小藏伏以迎陽也曰困敦言陽氣混沌萬物萌也曰赤奮若言陽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婁甘氏同太初在參罰

舊物而起無不順也此十二名義備者亦所當探索者故述之云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啓明在胃昂畢失次杓早早晚水

曰困敦言陽氣混沌萬物萌也曰赤奮若言陽舊物而起無不順也此十二名義備者亦所當探索者故述之云

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曰困敦言陽氣混沌萬物萌也曰赤奮若言陽舊物而起無不順也此十二名義備者亦所當探索者故述之云

在未曰協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長烈在觜觶參甘氏在參罰太初在注張七星

曰困敦言陽氣混沌萬物萌也曰赤奮若言陽舊物而起無不順也此十二名義備者亦所當探索者故述之云

在申曰涪灘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晉在東井輿鬼甘氏在弧太初在翼軫

曰困敦言陽氣混沌萬物萌也曰赤奮若言陽舊物而起無不順也此十二名義備者亦所當探索者故述之云

在酉曰作謫爾雅作作八月出石氏曰名長壬在柳七星張失次杓

曰困敦言陽氣混沌萬物萌也曰赤奮若言陽舊物而起無不順也此十二名義備者亦所當探索者故述之云

有女喪民疾甘氏在注張失次杓有火太初在角亢

曰困敦言陽氣混沌萬物萌也曰赤奮若言陽舊物而起無不順也此十二名義備者亦所當探索者故述之云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水甘氏在七

曰困敦言陽氣混沌萬物萌也曰赤奮若言陽舊物而起無不順也此十二名義備者亦所當探索者故述之云

星翼太初在氏房心

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在軫角亢。太初在尾箕。

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氏房始。甘氏同。太初在建星牽牛。

隆按此論正行逆行

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氏在心尾。太初有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者。以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為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自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

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為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顯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隆按此敘五星之散變者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孟康曰。歲星之精散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孟康曰。形如三星。几几上有九慧。上向。熒

惑之精也。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黃。孟康曰。星表有青氣。

如星有毛。填星之精。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孟康曰。形如慧。芒九

角、太白之精、

司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孟康曰：星大而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孟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滅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

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孟康曰：星上有三彗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孟康曰：邪音蚩。孟康曰：星有三歸邪出。必

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流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彗，下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

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銳。見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見則王者征伐

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鼈。李奇曰：怒當言怒。晉灼曰：怒謂芒角刺出。

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星碌至地則石也。如淳曰：碌亦墜也。天

醒而見景星。孟康曰：醒、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隆按此敘日星之度及司寒暑

之節
茅坤曰天官書
不能詳此暑景
之數以下並漢
書所自增

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暑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暑長。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暑景。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暑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蟠。齊魯之間聲如醜。醜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者大也。晉灼曰。扶附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

隆按此敘月行之度及司風雨之節

隆按此敘日行則以二至二分為候。月行則以晦朔為決。

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執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為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為地。統故為地事。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

隆按此又總敘日月所司以結上文

隆按政治變二句一篇綱領與前政失于此二句同意

隆按此敘日景之占

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為風雨，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月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旱，為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兩軍相當，日暈等力均，厚長大，有勝。薄短小，亡勝。重抱大破，亡抱為和，背為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兵破軍。若曰殺將，抱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疾，雖勝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重屈短，上下銳。

李奇曰：屈，或為尾。韋昭曰：短，而直者，或曰短屈之虹。

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

隆按此敘雲氣之占

令按道史記作通注云：車通車轍也。諱武諱故曰通也。

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三千里，雲氣有戰，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

如淳曰：搏，專也。音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十里見。捎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土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印者，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柚，雲搏而崱銳，杓雲如繩者，居前竟天。其半

令按正朔汲本作王朔史同史評云八姓名

半天蜺雲者類鬪旗故銳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廼有占兵必起占鬪其直正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壑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畷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夫雷電輟垂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臧故候書者亡不司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

隆按此總敘天壤之變令按司與伺通

而見物象也天開示縣象地動圻絕山崩及陲川塞谿城蘇林曰狀音伏伏流也如淳曰城與塞不通也水澹

隆按此敘候歲之法

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譁與人逢遼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壹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孟康曰魏鮮人姓名作占候者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為孟康曰戎叔胡豆也為成也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日至食為麥食至日跌為稷跌至晡為黍晡至下晡為叔下晡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而多實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

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

孟康曰正月一日雨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已來驗也

過之不

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

孟康曰一日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即

為天下候竟正月

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

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

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

風從東方來宜蠶從西方來若旦有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

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秦律歷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

炭動麋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踊略以知日至要決

晷景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

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

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兩者各一當是時禍亂輒應周

室微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為

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邑數

屠因以饑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禳祥候星氣尤急

如淳曰呂氏春秋荆人鬼越人禳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橫者繼踵而占

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周卒為秦

所滅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

遂以兵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熒惑守心及天市芒

角色赤如雞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殺二世即位殘骨肉戮將相太

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興兵相踰籍

蘇林曰秦遂以亡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今

蛇行不能直而枉者執矢者亦不正以象項羽執政亂也羽遂合

從阮秦人屠咸陽凡枉矢之流以亂伐亂也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

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隨比帶正

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先至為主也

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

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

今十月而從歲星不能一兩次耳

隆按此以後並班氏所續編年而敘劉敬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

茅坤曰以下天官書別多六國之張一段

隆按此敘天運以總結上文隆按此下總敘歷代天變之應

星于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

茅坤曰以下較詳天官書頗指次漢之星占之

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于霸上以候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亡不歸心者可謂能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井為秦之地明効也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晉灼曰幾中近聯身也乍北乍南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定三秦與相距滎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後二年漢滅楚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所圍七日迺解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李奇曰心為天王也四月宮車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云章昭曰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耳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

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機夕出西南孟康曰歲星之精占曰為兵喪亂其

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三軍以衛京師其四月乙巳

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八

月天狗下梁壁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其

十一月戊戌土水合於危占曰為雍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

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畢陽環畢東北

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迺東行占曰為喪死寇亂畢昴趙也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為變謀為兵憂婺女粵

也又為齊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

立王公張周地今之河南也又為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

出東方因守斗占曰其國絕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為

涿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

茅坤曰高麗入關五星聚東井而水木火三合則以為兵喪何也

又為粵。是歲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皇子為王。王淮陽汝南河間臨江長沙廣川。其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兵先至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敝。遂敗之。吳王亡走粵。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三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為王。王膠西中山。楚徙濟北為淄川王。淮陽為魯王。汝南為江都王。七月兵罷。天狗下。占為破軍殺將。狗又守禦類也。天狗所降。以戒守禦。吳楚攻梁。梁堅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盧辯治曰彗星德星也故魯得國

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奎魯也。占曰。其國得地為得填。是歲魯為國。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又以九月己未入輿鬼。戊寅出。占曰。為誅罰。又為火災。後二年有栗氏事。其後未央東闕災。

許應元曰傷成于戊之戌即銳于下斧戌用同

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觜參去居東井。占曰。亡地。不廼有女憂。其三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觜。觜為白衣之會。二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觜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占曰。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觜觶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占曰。傷成於戊。木為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其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間。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為漢嗣。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按誅梁大臣。斧戍用。梁王恐懼。布車入關。休斧戍謝罪。然後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占曰。為鑠為喪。虛齊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占曰。為白衣之會。并秦也。其五年

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陽王濟陰王死。六月。成陽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臨邸第。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鑠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春秋星孛于北斗。齊魯晉之君皆將死亂。今星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殺。淮陽衡山謀反而誅。

三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占曰。織女有女變。天紀爲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動。其後陳皇后廢。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爲火變有喪。是歲高園有火災。竇太后崩。

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占曰。爲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漢遣兵三十餘萬以待之。元光中。天星盡捨。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捨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曰。馬將以軍而死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于軍。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爲亂賊喪兵。守之久。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星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招搖遠夷之分也。

孝昭始元中。漢宦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吳莫如見蓬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恢曰。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

下有亂臣戮死於市。後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上復下。將有戮死者。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邪臣伏誅。熒惑在婁。逆行至奎。法曰。當有兵。後太白入昴。莫如日。蓬星出西方。當有大臣戮死者。太白星入東井。太微廷出東門。漢有死將。後熒惑出東方。守太白兵當起。主人不勝。後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梁也。三輔間名為極。或曰。極板也。三輔間名棟為極。尋極東去也。延篤謂之堂前閣楹也。法曰。國恐有誅。其後左將軍桀驃騎將軍安與長公主燕刺王謀作亂。咸伏其辜。兵誅烏桓。

盧辯治曰。燭星名。歸邪所燭。城色亂。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為兵。其五年六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土功。胡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

友擊烏桓還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炎風亂鬣。音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如衆風。是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五將征匈奴。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以東行為順。西行為逆。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為天狗。為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祥雲為亂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干太微入紫宮。始出小。且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宮。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車晏駕。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二年七月辛

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為蚤占曰大臣誅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鈞鈞鈞天子之御也晉灼曰上言房為天驕其陰右驛占曰不太僕則奉車不黜即死也房心天子宮也房為將相心為子屬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占曰兵起上卿死將相也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者名曰天賊在大人之側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為三星食月月掩星星減為三月食星熒惑

在角亢占曰憂在宮中非賊而盜也有內亂讒臣在旁其辛酉熒惑入氏中氏天子之宮熒惑入之有賊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

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姦人在宮廷間其

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

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遠二年是時楚

王延壽謀逆自殺四年故大將軍霍光夫人顯將軍霍禹范明友

奉車霍山及諸昆弟賓婚為侍中諸曹九卿郡守皆謀反咸伏其

辜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

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

尺占曰為水饑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饑民多餓死琅

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占曰

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為神人論死父免

官孟康曰姓謝名君男者兒也不記名直言男耳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

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

大一圍。動搖如龍蛇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是時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為丞相。皆貴重任政。鳳妬商。譖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發黜。

四年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占曰。熒惑與歲星鬪。有病君饑歲。至河平元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

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如淳曰。食貨志。武帝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或曰。即病。謝君

劉敞曰。君男死。在初元二年。太后避時。乃河平二年。云病何也。

男。故避。其時。

四年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占曰。月食填星。流民千里。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關。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

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殺歆。

三年九月甲戌。東郡莊平男子侯母辟兄弟五人羣黨為盜。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三月辛卯。左將軍千秋卒。右將軍史丹為左將軍。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賀薨。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國有憂。若有大喪。房心為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鴻嘉元年正月。匈奴單于雕陶莫臯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占曰。東方客之變。

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

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

字或色字脫也

令按一本下並
下無滅字似是
並變並令蘇令
也

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賊殺陳留太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將軍。皆誅死。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等殺傷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為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而並滅。令等同月俱發也。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舖時天暝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春秋星隕如雨。為王者失執。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遂顛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時。是以有星隕之變。後莽遂篡國。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于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進欲塞災異自殺。三月丙戌。宮車晏駕。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犬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謹譁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日人當來。

建平元年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廁。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解怠。而久病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

出久者爲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爲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皆伏誅，流放。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干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六終

